

玄武门实录

[美]马巨◎著

另类历史小说



- * 但凡于某人有恩者，难免不自以为受某人信任，但凡自以为受某人信任者，鲜有不肯为某人尽力的。
- * 觉得自己被对方视为心腹，自己就往往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对方的心腹，凡人都难免如此。
- * 原来一场貌似惊天动地的宫廷政变，其实也不过就是如土匪的打家劫舍，最终目的无非是谋财害命而已。

台海出版社

ISBN 7-103-02108-1

《玄武门实录》马巨著 台北：台海出版社，2012

9 574 74 310 141 0

ISBN 7-103-02108-1

IV. D114.7

玄武门实录

[美] 马巨 著

唐高宗李治六年六月四日，玄武门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，史称玄武门之变。在这场政变中，太子李承乾被杀，李承乾的弟弟李治继位，成为唐高宗。马巨的《玄武门实录》详细记录了这场政变的经过，以及李治在政变中的角色。马巨在书中写道：“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”。

古人用干支纪日，每一年的“六月丁丑”，就是六月四日。马巨在书中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马巨在书中还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马巨在书中还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

马巨在书中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马巨在书中还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马巨在书中还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

马巨在书中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马巨在书中还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马巨在书中还写道：“六月丁丑，唐高宗李治继位”。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玄武门实录 / (美) 马巨著 ·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7. 5

ISBN 978-7-5168-1411-6

I. ①玄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2332 号

玄武门实录

著 者: (美) 马巨

责任编辑: 王 萍

装帧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匠心永恒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23 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411-6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三，天色已经大亮，金星却仍然清晰可见。一阵晨风吹来，立在观象台上的太史令傅奕打了个冷战，他疾步走进观象阁，翻开书案上的“天文日志”。傅奕不是顺手翻开日志的，他翻开的那一页上夹着个书签，傅奕把书签拨到一边，书页上显出一行小楷。那是他前日写上去的，写的是：“六月丁巳太白经天”。

古人用干支纪日，那一年的“六月丁巳”，就是六月初一，也就是前日。“太白”，指太白星，也就是金星。“经天”，是古代天文学术语，换成一般的说法，就是“昼见”。再说白些，就是“天亮了还看得见”的意思。

傅奕取笔蘸墨，在这一页的第二行上写下“六月己未太白复经天”九个字。“六月己未”指“六月初三”，也就是当日，折算成阳历，正是公元626年6月30日。“复”，是“又一次”的意思。

写下这九个字以后，傅奕搁笔捻须，双眉紧锁，陷入沉思。天上的星宿，除去太阳之外，只有月亮昼见不足为奇。太白昼见，不仅是非同寻常，而且是非同小可，更何况是一现而再现！身为史官，傅奕必须向皇上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不可。可这报告应当怎么写呢？根据《汉书·天文志》的记载：太白昼见是有人造反并且成功的预兆。如果隐瞒这一点，能免欺君之罪么？傅奕拿不准。如果点明这一点呢？会被指为妖言惑众么？傅奕也拿不准。欺君，是死罪；妖言惑众，也是死罪。横竖是个死，傅奕能不忧心忡忡么？

“裴寂裴大人来了。”傅奕正犯愁之时，听见司阍在阁外喊了这么一声。

“谁来了？”傅奕失口反问。其实，他并非没听清，只是不敢相信运气居然这么好。

2

裴寂是什么人？这人来头不小。不小到什么程度？简直可以说：没有裴寂就没有大唐。

裴寂出生之时，正值南北朝之末。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门第的时代，门第显赫的家族，称之为望族。南朝门第，王谢并称；北朝望族，崔氏第一。裴氏虽不及崔姓之鼎盛，仍居望族之上流。裴寂的祖父裴融，出仕北周，位至司沐大夫；父亲裴瑜，也在北周任职，死在绛州刺史任上。裴瑜死时裴寂尚少，家道骤然中落，徒剩望族之名，不免穷困之实。三代赤贫，穷得心灰意冷，难有野心勃勃。三代巨富，富得骄奢淫逸，也难有野心勃勃。如裴寂之家境，则恰好是激励野心的温床。据说裴寂自幼不甘寂寞沉沦，想必正因为此。

裴寂十一岁那一年，北周外戚杨坚篡夺皇位，建立隋朝，史称隋文帝。拥护隋文帝的少不得加官进爵，反对隋文帝的自不免贬窜刑戮。不过，这些事儿本来只限于达官显宦，年少如裴寂，应当是够不着。然而隋文帝登基不久即广为笼络望族，以巩固其新建的政权，年方十四的裴寂居然也以荫授蒲州主簿。所谓“以荫”，就是“凭借仕宦出身”的意思。

主簿在秦汉本是掌握机要之职，降至隋朝却已成闲差。裴寂在这闲差上混了六七年，眼见没什么前途可言，遂请托人情，打通关节，终于谋取到左亲卫这职位。左亲卫是京师禁卫军的军职，得赴京师长安上任。裴寂辞别故里，取道西岳华山前往长安。华山其实并不是赴长安的必经之路，裴寂的绕道华山，也并非有登高览胜的闲情逸致，只因当时盛传华山脚下的玄武观抽签测字格外灵验。多年偃蹇的裴寂，也想去那道观抽签测字，看看天意究竟如何。

裴寂踏进玄武观之时，正殿之内男女摩肩接踵，拥挤非常。裴寂不想凑这热闹，独自折入后进，穿过一扇月亮门，见到一个清静院落。入门一望，有北屋三间、石阶三级。阶下一株侧柏，两手不能合抱，显然是有年头了。裴寂拾级而上，进到殿里，见正面供着一个老先生的泥塑，塑像前有块木牌，油漆剥落，满覆尘网。裴寂张口吹去灰尘，看清木牌上写着“河上公”三个小楷，字迹已经模糊，显然是也有年头了。河上公是西汉文帝时人，隐居黄河之滨，时

人因而称之为河上公。河上公是第一个为《老子》作注解的人，堪称老子学术流派的首位功臣。玄武观的正殿既然供的是老子，偏殿供河上公，顺理成章之至。不过，河上公并不为一般不学无术者所知，所以，正殿香火鼎盛、人气喧哗，而这偏殿却冷落凋零、乏人问津，也是顺理成章。裴寂不是一般人，知道河上公的来历，也读过河上公的《老子注》，不禁发一声叹息。叹息过后，正襟肃立，面对河上公的塑像行三鞠躬之礼。礼毕，缓步退出侧院，又到后园走了一走，歇了一歇，再转回前院，看看游客渐渐少了，这才重新踏进正殿，走到神龛之下，静神屏气，毕恭毕敬地从竹筒里抽出个签来，捏在手上一看，签上写的是个“渊”字。

裴寂略一思量，把竹签交给主持测字的老道。

“敢问这‘渊’字，与在下的前程有何关系？”

老道双目微闭，先作思索之状，然后摇头晃脑，道出这么一句话来：“‘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渊。’不知这话，客官可曾听说过否？”

“这话出自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，怎么会没听说过？”裴寂说罢，不屑地一笑。

不料，这一笑，恰好给了老道一个把柄。

“哈哈！既然如此，客官定是饱学之士。这‘渊’字的奥秘嘛，自己当然琢磨得出，何必还要追问老朽？”

老道笑毕，伸过手掌来讨赏。

裴寂无可奈何，掏出碎银，打发了老道，拂袖而去。心想这趟华岳之行，算是白跑了。不料当夜在旅次得梦，梦一白头老翁道：“想知前程，怎么不来问我？”

“敢问老前辈是谁？”裴寂问。

“咱不是刚刚见过面的么？怎么就忘了？”

刚刚见过面？难道是河上公？裴寂想起玄武观偏殿的那座塑像，与这老翁还真有八九分神似，正想问个明白，却被老翁抢先道：“老朽是谁，何足挂齿！至于足下的前程嘛，不必忧虑，眼前虽然偃蹇，日后必定位极人臣。”

“位极人臣？”裴寂不敢置信，失口反问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当真不错？”

“我哄你干什么？”

“那么，日后呢？究竟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四十有七，遇渊而起。”

遇渊而起？听见老翁吐出这“渊”字，裴寂不免一惊，又急忙追问道：“敢问‘遇渊’两字何所指？”

“遇渊么，就是遇贵人。”

“贵人是谁？”

白头老翁用手向前一指，道：“你看，那不是来了么？”

裴寂引领企足，举目四望，却一无所见。正待发问，冷不防被老翁在背后拍了一掌。但听得“扑通”一声响，一头跌落深渊。裴寂大惊，张口迭呼救命，却喊不出半点声音。正情急万分之时，猛然醒悟，原来不过一梦。

梦与现实的不同，在于梦有醒的时候，现实却是不舍昼夜，至死方休。现实中的裴寂，由左亲卫升任齐州司户参军，又由齐州司户参军迁为侍御史，再由侍御史转而为驾部承务郎，二十七年来一直在宦海中下层沉浮不定。隋炀帝大业十三年，裴寂终于盼来了第四十七个春秋。不过不巧，那一年适逢隋炀帝驾离长安，巡狩江都，盗贼蜂起，天下大乱，名副其实为一少见的多事之秋。时局动荡之际，裴寂接到出任晋阳行宫副监的调令。

皇上与权贵纷纷南下，自己却偏偏北上，这不分明是与时运背道而驰么，还上哪儿去撞见贵人？令下之日，裴寂这么一想，不禁发一声叹息，又不禁哑然失笑。这自然不能是欢笑的笑，只能是苦笑的笑。二十七年前的一席梦话，居然还记得这么清楚、琢磨得这么认真，能不苦笑么！

裴寂快快行抵晋阳，上任不足一月，右骁卫将军李渊奉命出任太原留守兼领晋阳行宫正监。消息传来，裴寂心中不禁一惊：这李渊不仅是世袭的唐国公，而且是隋炀帝的表兄，不折不扣的一位贵人，难道“四十有七，遇渊而起”的说法，竟然应在这李渊身上？

但凡信神信鬼的人，大都信奉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的准则，裴寂也不例外。更何况要逢迎李渊，对裴寂说来，恰好易如反掌。李渊好饮酒，裴寂的酒量恰好略胜一筹；李渊好下棋，裴寂的棋道恰好略高一着。饮酒，裴寂只须隔三间五假装先醉二三回；下棋，裴寂只须隔三间五故意输他二三子。如此这般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裴寂就跨越了与李渊之间的上下级关系，成为李渊的臆友。

据说男人与女人的关系，倘若停留于神交而不肉袒相见，则始终不能成为知己；男人与男人的关系，倘若停留于琴棋书画诗酒而不陪嫖伴赌，也始终不能成为知己。裴寂深悉个中奥妙，棋瘾酒瘾发过之后，经常陪伴李渊去青楼赌场里消磨时光。裴寂一向行不改姓，即使去这类场合，依旧自称裴氏，只是隐去真名，按照当时流行以排行相称的习惯，改称裴三。裴寂这么看重自己的姓氏，李渊看在眼里，觉得有些好笑，不过，他没有出声，只是说：我有重任在身，不敢造次，不能学你，我得连名带姓一起藏下才成。于是，晋阳十大青楼、五大赌场就忽然冒出裴三、张十八这么两个大腕：一掷千金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。

嫖要钱，赌更要钱。陪着李渊这么一掷千金，几个月下来，裴寂虽然不曾

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，却眼看着锦囊渐趋羞涩。长此以往，如何是好？裴寂不禁心中犯愁。

“嗨！你放着个肥缺的主意不打，可不是自寻烦恼么？”

说这话的人姓高，名斌廉，当时官居龙山县令，既是裴寂的新交，也是裴寂的深交。怎么算新交？裴寂本来不认识高斌廉，来晋阳才认识，相交的日子总共不过数月。数月之交怎么就成了深交？这就不那么简单了。裴寂记得他与高斌廉是在鸿运赌场认识的。那一日他本来约好了李渊，结果久等李渊不来，独自一人玩得极其没劲，手气也格外差。眼看快要输个精光，正想离开的时候，冷不防被人在肩上拍了一掌，裴寂扭头一看，却不认识。

“嘿嘿！我看你看了半天了，你手气忒背，要不要换换手，输了算我的，赢了咱俩平分。”拍裴寂肩膀的人说。

据说人到赌场妓院，心态都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比如说吧，陌生者相见，大都一见如故，或者如旧友重逢、格外兴奋。这话是否确实？没考证过，不敢置喙。不过，裴寂让那陌生人拍了一掌，并没有生气，听了那陌生人的建议，也居然肯首，这倒是不假。

裴寂站起身来，冲着面前所剩无几的筹码指了指，对那人说：“就这么多了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那人并不谦让，就在裴寂腾空的位子上坐下来，喊一声：“全红！”随即把自己手中的筹码与裴寂剩下的筹码一起推到赌桌的中央。

那时候赌场流行一次扔六个骰子，以六个骰子清一色“四点”朝上为最大，因“四点”都是红色，故称为“全红”。按理说，从全是“一点”到全是“六点”，出现的机会应当均等，可现实中出现“全红”总是绝无仅有，远远小于其他的清一色。为什么？嘿嘿！那是赌场的绝密，从不为外人道，无从得知。

听见那人喊出“全红”，一桌子赌客都吃了一惊。一阵骚动过后，赌客们各自下注，赌什么的都有，唯独没人敢跟那人的“全红”。等各人都把赌注下定了，扔骰子的人脸色显得格外慎重，把竹筒里的骰子摇了又摇。骰子撒出，众人聚精会神一看：但见三颗“四点”朝上，一颗稍事旋转，也以“四点”朝天定位。另两颗旋转多时不定，眼看就要黑面朝上之时，偏偏先后碰到桌边，翻过身来，不多不少，恰好皆以“四点”落定。一桌子赌客都惊呆了，那人却不动声色，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对裴寂拱一拱手，淡淡地说一声：“托裴大人福，咱中了头彩。”

往后的事呢？裴寂记得那日大赢之后他请那人去集雅士酒楼喝酒。在路上那人自报了姓名籍贯官职，然后说：裴大人当然不是什么裴三。说罢，嘿嘿一笑。裴寂知道高斌廉既是官场中人，不便再隐瞒，也就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

份。再往后呢？两人又一起去过几次鸿运赌场，每次高斌廉都坚持做东，不让裴寂破费。其实，谁做东都无所谓，因为上次那般奇迹虽然没再出现过，可每次高斌廉的手气都忒好，不仅自己大赢，也令裴寂大有斩获。赢了钱，高斌廉又邀裴寂去青楼销魂，花费高斌廉一手包办不在话下，连打赏丫鬟的小费高斌廉都绝不让裴寂解囊破费。

高斌廉这么巴结我图什么呢？裴寂有时不禁琢磨。难道他结交我就像我结交李渊？李渊是个大人物，即使在华山不曾抽着那签、不曾做那梦，我裴寂说不定也会巴结李渊，不是么？可我是个什么东西？不就一行宫副监么？难道值得一个县令这么巴结？该不会是想通过我接近李渊吧？裴寂这么推测过。这推测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因为裴寂记得很清楚，他认识高斌廉，是在他成为李渊府上的常客之后。不过，经过检验，这推测却不能成立。

什么样的检验？裴寂有一次邀高斌廉同他一起去赌场。“唐国公也会去”，裴寂特意这么告诉高斌廉。高斌廉本来答应得好好的，听了这句话，却急忙找个借口推辞了。有这么个认识李渊的大好机会竟然放弃，那推测还能成立么？裴寂是个心细的人，那推测既然不成立，他就唤来一个亲信，吩咐他暗中打听高斌廉的行踪。没多久，裴寂得着亲信的回报，不免一惊，原来这高斌廉竟然也是李渊府上的常客。

“这不可能吧？我怎么从来没在唐国公府上碰见过他？”裴寂不信。

“主公出入唐国公府，走的是正门。高大人出入唐国公府，走的是旁门。”亲信这么解释。

“高大人出入旁门？难道他去见的不是唐国公，竟是府里的什么下人？”

“他去见的的确不是唐国公，可也不是什么下人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裴寂追问。

“高大人经常去见唐国公的公子。”

原来如此，裴寂点点头，挥手叫亲信退下。

李渊原配夫人窦氏生四子，长子建成，次子世民，三子玄霸，四子元吉。当时玄霸已死，只剩下建成、世民与元吉三位。裴寂这亲信所谓的公子，究竟指三位中的哪一位？裴寂没有问，不是裴寂不想知道，是因为用不着问就可以知道。大公子建成木讷寡言，不善交际。四公子元吉架子十足，不屑与人来往。只有二公子世民广交游，三教九流，无不接纳。所以，但凡人称“唐国公的公子”，说的都是二公子李世民。

不过，查出这一真相，并不是疑窦的终结，反而是疑窦更深了。自从疑窦加深，裴寂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骨子里却对高斌廉格外小心。那一日听见高斌廉提起“肥缺”两字，裴寂心中一动，暗自窃喜：哈哈！有门了。这家伙之所以巴结我，难道是出自李世民的指使，要打这“肥缺”的主意？

高斌廉所谓的“肥缺”，当然指的就是裴寂手上这晋阳行宫副监的职位。这职位之所以是个肥缺，因为行宫正监之职照例由高高在上的人兼任，挂名而不主事。行宫的人员、物资、钱粮等等的管理实权，皆握在副监之手。别的油水不说，光是一年过手的彩缎就不下十万匹。不过，无论肥缺如何肥，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干就会有沉甸甸的银子滚滚而来。银子怎么到手？不贪污无从到手。可贪污行宫的经费物资，非同小可，查出来就是个死罪。当然，会不会被查？查不查得出？既看贪污者的手段，也看贪污者的人事关系。如果既能把假账做得滴水不漏，又有正监与之合伙，搞他个上下其手，有谁会来查？又有谁能查得出？

看见裴寂沉思不语，高斌廉道：“你怕？怕什么？俗话说：天高皇帝远。如今皇上远在三千里外，况且李密割据河南，围攻东都甚急，南北道路阻塞，皇上实际上已经困在江都动弹不得，还会有谁来管这晋阳行宫的闲事？”

高斌廉说的李密，先跟从杨玄感造反，杨玄感失败之后，侥幸逃得性命，投奔瓦岗寨的翟让，旋即取代翟让为瓦岗军之领袖，攻取兴洛仓，开仓赈济饥民，声势大振，自称魏公，改元大赦，行事俨然如天子。

“你是不怕，我可是有人管着的。”裴寂说。

“你是说唐国公？”高斌廉反问。

“可不，不是唐国公，还能是谁？”

“唐国公嘛，你不用操心，我可以替你打保票。”

“怎么？难道你是他老子不成？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！不过，李二公子倒是早就想交你这个朋友。这话他同我说过不止一次了。”

“李二公子想交我这个朋友，叫他老子传个话不就成了，怎么用得着你？”裴寂说罢，哈哈大笑，刻意夸张的笑。

裴寂笑够了，抬眼看高斌廉，以为会看到一张尴尬的脸。出乎裴寂的预料，高斌廉的脸上并无半点尴尬之色，有的只是十分的严肃与七八分的犹豫。

“李二公子偏偏不想让他老子知道他这意思。”隔了半晌，高斌廉终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

不想让他老子知道他这意思？果然是想背着他老子从我这儿捞钱，真是胆大包天！听了高斌廉的话，裴寂这么想。不过，裴寂并没有拒绝，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我裴寂难道还对付不了？

3

虽说裴寂长李世民近三十岁，其藐视李世民为“乳臭未干的毛孩子”，还是大为夸张了。那一年，李世民已经满了十八。隋唐之际不如今，十八岁的人早已是成人，裴寂自己不就是十四岁就出任蒲州主簿的么？更何况这李世民还显然远较同龄人更为成熟，否则，怎么会有广交游的名声在外？

李世民都结交了些什么人物？史称：“群盗大侠，莫不愿效死力”。“盗”与“侠”不是应当势不两立的么？怎么会都愿为李世民效死？据《旧唐书》，李世民能够“折节下士，推财养客”。原来如此！简简单单的八个字，说透古往今来“盗”与“侠”之别。区别何在？原来并无区别，竟都是一个等级的贱货：只要有什么公子王孙肯于慷慨解囊，再懂得如何做一番谦恭的表面文章，就都一个个心甘情愿为之生、为之死。

“裴寂已经答应见我，你说咱该怎么开口？”

说这话的人是李世民，说这话的地点是晋阳玄武门外的校场，说这话的时候李世民正骑在马上，左手把弓，右手拉弦，箭在弦上。说完这句话，李世民并不等待答复，却把抓着羽箭的五指轻轻松开，羽箭脱弦而出，破空有声。等到纯白的羽箭“砰”地一声穿透一百步外猩红的鹄的，李世民身后响起喝彩的掌声。只有两个人与两匹马的校场顿时回声四起，既令校场显得格外空荡，也令气氛渗透出些许诡异。诡异？不错。不过，那只是击掌人心中蓦然升起的感觉，既看不见，也摸不着。

“君集，你也来玩一把？”

校场里既然只有两个人，被李世民唤作“君集”的人，自然也就是击掌喝彩的人。这人姓侯，正是史册所谓的“大侠”之一，年纪与李世民相仿，同李世民的交往还不足两年，关系却已经是如鱼得水了。

“我就不露怯了。”侯君集说，“先叫老高送份礼过去吧。”

侯君集有自知之明，玩弓箭不是他的长处，他懂得藏拙。世上懂得藏拙的人不多，因不懂藏拙而身败名裂的却多如过江之鲫。既懂得藏拙，换做别人，

也许就足够做为一个人物了，可做侯君集却远远不够，因为侯君集不仅有“大侠”的名声，而且还有“智囊”的雅号。所以，侯君集说过“不露怯”这句话之后，就还说了第二句。这第二句话透出些智慧的意思，因为这句话不仅与藏拙无关，也与送不送礼并不相干，目的只在于赢得点儿思考的时间。思考什么？当然是如何回答李世民的问题。这问题很难么？怎么连号称“智囊”的侯君集也不能即刻应对如流？不错，这问题不仅令侯君集犯难，而且还令侯君集有几分紧张。正是因为有几分紧张，侯君集才会觉得校场的回声渗透出几分诡异。

侯君集所说的“老高”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哄骗裴寂的高斌廉。哄骗？不错。高斌廉其实并没有什么过人的赌术，也没有什么忒好的赌运，他不过是买通了鸿运赌场的老板，叫扔骰子的人替他做做手脚而已。高斌廉是经侯君集的介绍而成为李世民的亲信的，叫高斌廉去哄骗裴寂，以及如何哄骗，也都是侯君集的主意。

“嘿嘿！人说‘英雄所见略同’，果不其然！我已经叫老高备了一份薄礼送过去了。”

李世民说罢，淡然一笑，笑过了，又把手伸到腰下的箭壶，不过，只用手指攥着箭杆，并没有把羽箭抽出箭壶来。

李世民这话令侯君集略微吃了一惊，他没料到他那句为争取时间而临时挤出来的、自以为是废话的话，居然正合主子的意思。因为这一惊，他忽然觉得李世民比他以为的要高明许多。这本应当是好事，跟个不高明的主子，怎么能够指望有前途可奔？不过，他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一些不快，于是匆匆地说：“推开天窗说亮话吧。”

听见侯君集说出这八个字，李世民把握在箭杆上的手指松了。他本来并无兴趣再射一箭，只是想多给侯君集一点儿时间。他知道侯君集很看中“智囊”那雅号，正像他老子李渊知道裴寂很看中裴姓那名望一样。他不想叫侯君集因为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回答而觉得丢了面子。觉得丢了面子的人，不会自我感觉良好，自我感觉不好的人，难得为主子尽力效死。这道理，李世民懂得极透。

侯君集的回答，同李世民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不过，这并未令李世民感到高兴，恰恰相反，李世民因此而产生一些忧虑。因为这想法是没有退路的想法，好比兵法上的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虽曰“妙计”，其实是别无选择之计。

李世民的忧虑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，扭头一看，从校场门口跑进一匹马来。骑在马上的人嘿嘿一笑，令李世民厌从心起。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。

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李世民没好气地问，口气里透出明显的厌恶，明显到甚至令他自己都略微

吃了一惊：我为什么这么烦元吉？这问题李世民反复琢磨过，只是始终不得其解。

“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嘿嘿！我来揭穿你的谎言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我叫你来校场同我比试比试握槊的本事，你总是推托说没时间，你怎么有大把的时间陪着猴儿来射箭？你难道不是在说谎？”

但凡是李世民的亲信门客，都免不了被李元吉取个外号。比如，段志玄因为左颊有块青斑，元吉唤他做“段黑”；高斌廉因为身材矮小，元吉唤他做“高短”；侯君集仪表堂皇，无可挑剔，元吉就拿他的姓氏开刀，唤他做“猴儿”。

“放肆！君集是我的朋友，你竟敢如此无礼！”

“啊哟！看把你急的。你的朋友又怎么样？你就认识你的这帮狐朋狗友。你心中还有我这弟弟吗？”

“别搭理他。咱走。”

李世民说罢，把马一夹，泼水溜烟一般走了。李世民所谓的“咱”，自然并不包括李元吉，所以，跟着李世民走了的是侯君集。把李元吉一个人撂在校场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呸！”李元吉往草地上重重地吐了口吐沫，然后骂了句不堪入耳的脏话。

李元吉骂过了，气犹未消，举起手中槊，喊一声“冲！”不是折回大门，冲出门去找李世民算账，而是拍马冲向前方的稻草人。李元吉面前是一条大约五百步长的跑道，一百步开外，跑道右侧立着一行稻草人，稻草人与稻草人间隔约摸十步，不是庄稼地里吓唬鸟儿的那种稻草人，是专为练习矛槊刺杀而绑扎的稻草人，基础坚固，浑身厚实，只有咽喉一处要害。所谓要害，其实是个机关，一经刺中，必定扯断颈部，令稻草人人头落地。这咽喉要害，正是骑手刺杀的目标。倘若骑手失手刺空，那当然只配成为别人饭后茶余的笑料。如果错过咽喉而误中稻草人身体其他部位，矛槊被稻草缠住，如何能于瞬间拔出？撒手慢了，必定人仰马翻，那狼狈，自不待言。撒手快的，虽免于跌倒，等于是被稻草人缴了械，剩下赤手空拳，能不认输？所以，千万别小瞧人家拿这些稻草人出气。没几下真功夫，出气不成，徒自取其辱。李元吉自认为一槊在手，可以横行天下。这话固然幼稚，却并非胡乱吹牛。不信？只见李元吉策马飞奔，举槊猛刺，沿途三十个稻草人，个个人头落地，无一幸免。见了这场面，能不信么？

李元吉冲到跑道的尽头，把马勒住，回首眺望，踌躇满志，想发一声大笑，吐尽方才的怨气，却忽然听到击掌喝彩的声音，吃了一惊，举目四望，这才发现远处将台之上立着一人，头戴纱帽，身着长袍，手捉一柄麈尾。虽然看

不清那人的面貌，就凭那身打扮与站立的态度，李元吉知道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长兄李建成。

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都没发觉？”

“一心不能二用。你方才专心致志于稻草人，怎么还能顾得上我！”

“下来同我玩一回？”

“你找世民玩还差不多，我一向不好此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，你看我这身衣服，能玩么？”

李建成这身衣服令李元吉颇不以为然。整日打扮得文绉绉的，附会风雅，犯得上么？在李元吉心中，将门之子，就要有纠纠武夫之风。他觉得建成过于文弱，不配为将门之子，尤其不配为将门之世子。世子是要袭爵接班的，像李建成这模样，也配接班？真是天不我予呀！李元吉这么感叹。什么意思？“元吉”就是“大吉”的意思，老天爷要是叫他李元吉生为李氏的长子，为世子的，就是他李元吉。如此不就名副其实地万事大吉了么？这就是李元吉感叹之意。这意思自然不便说出口，所以，他就什么也没说。

李建成见李元吉并不回话，转身退入将台上的门楼，缓缓步下门楼里的楼梯。等他摆弄着麈尾、慢条斯理地走出门洞的时候，校场里已经空空如也。夕阳西下，在草地上拖下一条长长的影子，不是别人的影子，是他自己的影子。李世民与侯君集早就走了，这他知道。他进来时正碰见他们两人出去。李世民冲他喊了声“大哥”，马不停蹄地走了。侯君集倒是把马勒住，在马背上对他毕恭毕敬地行礼请了个安。李元吉呢？怎么也走了？也不想理我？李建成有几分气愤，更多的却是不安。李世民结交匪类，多为不法，能不惹祸？李元吉好勇斗狠，槊不离手。槊，兵器也；兵器，凶器也。能不横死！这么想着，李建成不禁摇头一叹。两个弟弟都这么不争气，幸亏自己是长子，否则，我李氏西凉昭武王一脉能不断送在自己这一辈身上？

李建成所谓的“昭武王”，指李渊的七世祖李暠，西凉的开国之君，死后谥号昭武。史称李暠好读书，境内文风独盛。由此可见，李建成的喜好儒雅，也许其来有自，未见得就是附会。心里一直怀着曾经割据一方的祖宗西凉王李暠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李建成并非没有野心。既有野心，怎么还视李世民的广交游为结交匪类？难道是虽有野心，却无野胆？至少，李世民是这么看他。他自己呢？他自己当然并不这么看。他以为只有他才懂得应时而动、伺机而发的道理。

“机会是等来的，不是奔来的。强出头，往往适得其反。”有一回，他这么告诫弟弟李世民。

“不错。机会是得等，可机会来时，也得把握得住。怎么才能把握得住？孔子曰：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’奔，就是利其器。有利器在手，才能不

失良机。像你这样整天无所事事，那叫守株待兔，不叫等待时机。”李世民反唇相讥，他从来就没有服过这个长他十岁的长兄。

“好，好。我不同你争。我无所事事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干出什么出息来！”

古人云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果不其然。兄弟二人从此不再说正事，见面时只打个招呼，说几句无关紧要的废话。虽然不再争论，却渐渐如同路人，不再有手足的情分。

李建成独自一人在校场徘徊片刻，觉得十分无聊，拍马回城。行到玄武门门口之时，不经意地抬头一望：斜阳残照，把城楼门匾上“玄武门”三个金字抹得一片鲜红。怎么宛如血染？李建成蓦然警觉：莫非是什么不祥之兆？

九年后的那一日，李建成策马进入长安宫城的玄武门之后，猛然回想起这一日的这一警觉。可惜已经晚了，身后的城门已经关闭，历史的退路已经关闭。如果他的猛然回想发生在进入玄武门之前的话，玄武门之变会流产么？随后的历史会改写吗？

4

次日夜晚，无星无月，有云有风。段志玄斜靠在庆春坊夹道北口的墙根，凉风裹着湿气吹打在他那张黑黢黢的脸上，令段志玄觉得极其难耐。不过，他没伸手去擦脸，怕把脸上抹的油烟给擦掉了。把脸抹黑，不是想要掩盖左颊上的那块青斑，是要装扮成叫化子，所以，他不仅把脸抹黑了，身上的衣裳也褴褛不洁，手上还拿着一根但凡职业叫化子都少不了的打狗棍。不过，他那打狗棍可不一般，其实不是棍，是把利器，里面藏着机关，按下把手上的暗键，棍头就会冒出一把双刃尖刀来。也不是防狗用的，是打劫用的。黑夜里出来扮成叫化子打劫，本是段志玄的职业。以打劫为业，那不是强盗么？不错。段志玄正是史册所谓的“群盗”之一。当然，能够成为李世民“折节下士，推财养客”的对象，段志玄绝不是强盗群中的喽啰，而是庄子笔下所谓“盗亦有道”的大盗。他手下有一伙人，多至数百。晋阳周边还有几伙强人，虽然不是他的手下，为头的也都尊奉他为老大。

作为这么一个大盗，段志玄亲自上阵的时候本来不多，自从被李世民延为上客，更是金盆洗手，彻底不再干这种勾当了。不过，这倒不是因为段志玄从此而拿起了架子，只因李世民不允许。“咱都是干大事的，偷鸡摸狗这类小把戏，咱不屑于为。”每逢接纳一名新人，无论那新人原本是“大侠”还是“大盗”，李世民都不忘记在初次见面即将结束的时刻，交待这么一句。如果那新人把这话当作耳旁风，对不起，李世民就会立即把那新人当做一瓢脏水泼出门外，绝对不再与之往来。

那么，这一晚段志玄出来干什么？手痒了？想当一瓢脏水？非也。他是在奉命等人。奉李世民的命？不错。“那人不一定来。其实，不来最好。如果来了，就绝对不能留下活口。记住了？这事儿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所以非得你亲自动手不可。也绝对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让人怀疑到你头上。明白了？”李世民这么叮嘱段志玄。李世民叫人办事，一向干脆利落，这回怎么这么婆婆妈妈？紧张了，还是不够老练？段志玄在心中暗自如此揣摩过一番。既然是暗自，那揣摩的意思自然不曾呈现到脸上。他脸上的表情，是那一贯的冷若冰

霜。沉着稳重是段志玄的招牌，他知道这招牌的重要性，绝不会因为一时大意而把这招牌给搞砸了。所以，听了李世民这婆婆妈妈的叮嘱，他只是慎重而严肃地点了点头，令李世民极其满意。

段志玄斜靠在庆春坊夹道北口墙根等人的时候，裴寂迈出了玄武观的大门。怎么？这儿也有所玄武观？不错。玄武是道教的神明，当时道教盛行，五湖四海之内以玄武命名的道观，恰似满天星斗，多如过江之鲫。不过，与华山的那玄武观不同，晋阳这玄武观是仅供主持道士修炼、不对闲杂人等开放的所在。谁是闲杂人等？按理说，除去这道观的主持、道号“无名道人”的道士之外，谁都是，因为这道观里只住着无名道人一个人，连个看门的小厮都没有。所谓理应如此，往往就是说事实恰好并非如此。这无名道人俗姓王，单名晔，乃是段志玄的拜把兄弟。闭门修道原本只是个幌子？还是结识了段志玄之后才变成了幌子？史无记载。总之，段志玄干那些“偷鸡摸狗”的勾当的时候，这玄武观其实就是段志玄坐地分赃的所在。夜里出入这玄武观的不仅有段志玄，也有段志玄的亲信。自从段志玄投在李世民手下，他就把这玄武观让给了李世民，成了李世民策划秘密活动的所在。

不消说，这时的无名道人，也已经成了李世民的门客。不过，他不是李世民的一般的门客，是个特殊的门客。除去段志玄，李世民的手下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存在；就是知道的，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只知道他的道号，就连侯君集这样的亲信也不例外。为什么要这么神秘？李世民说：我眼下还没看出来怎么用他合适，所以先让他隐姓埋名、无所事事，将来说不定有大用。“将来”是什么时候？段志玄没问。因为他知道谁都说不准，包括李世民本人在内。“大用”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段志玄也没问，因为他明白那必然意味着机密。能否参与机密，不是靠打听。恰恰相反，靠的是不打听。这一点，段志玄清楚得很。

那一晚，当裴寂在高斌廉的陪同下来到玄武观时，心中不禁纳闷：哪儿不好说话，非挑这么个鬼地方？裴寂觉得那地方“鬼”，因为玄武观前的那条石板路格外僻静，两人一路走来，只听见脚踏石板的声音。两人一路走来？没乘车，也没骑马，为什么不乘车？裴寂问。乘车不是得有车夫么？多一个人，多一张嘴。对吧？高斌廉说。什么意思？裴寂想，不过他没问。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次约会不比寻常，有什么秘密？这感觉、这猜测，令他感到兴奋。他不想因为问得太多而扫对方的兴。所谓扫对方的兴，其实也就是扫自己的兴。难道不是么？他本来还想问为什么不骑马的，这么一想，他就闭上了已经张开的嘴。

“万一裴寂问我为什么不骑马，我该怎么说？”临去接裴寂之前，高斌廉、李世民、侯君集三人在一起作最后准备之时，高斌廉问。